

杭州圖書館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二

起唐肅宗乾元二年
至代宗大曆十三年

二年史思明自稱

大皇帝

二月月食既

先是百官請加皇后尊號上以問中書舍人李揆對曰自古皇后無尊號惟韋后有之豈足為法上驚曰庸人幾誤我會月食事遂寢后與李輔國相表裏干預政事上頗不悅而無如之何

劉氏文益曰月后妃象也張后之敵陽已極極則必銷而至於亡不三年而輔國殺之此其應也

九節度之兵潰於相州

通鑑纂要卷五十二
大曆紀

乙

郭子儀等九節度圍鄴城。堊漳水灌之。慶緒堅守以待。思明城中食盡。洩馬矢以食馬。而官軍無統。御進退無所。粟城久不下。上下解體。思明引兵趣鄴。選精騎日於城下抄掠。由是諸軍乏食。思明乃引大軍直抵城下。列日決戰。官軍步騎六十萬陳於安陽河北。李光弼王思禮許叔冀魯晙共戰。殺傷相半。郭子儀承其後。木及布陳。大風忽起。吹沙拔木。天地晝晦。咫尺不辨。兩軍大驚。官軍潰而南。賊潰而北。東京士民駭散。留守崔圓等奔襄陽。諸



將各上表請罪。上皆不問。

史思明殺安慶緒還范陽

史思明知官軍潰去還屯鄴南。不與慶緒相聞。慶緒窘蹙。不知所為。乃上表稱臣於思明。思明手詔。言慶緒願為兄弟之國。慶緒大悅。以三百騎請思明營。思明陳兵待之。引入。再拜。思明忽震怒曰。爾為子殺父。天地所不容。吾為太上皇討賊。豈受爾佞媚乎。命左右牽火。并高尚孫孝哲崔乾祐皆殺之。勒兵入鄴城。收其士馬。留其子朝義守之。引兵

還范陽

通鑑卷五十二

大曆紀

二

首晉卿王瓌罷。以李峴李揆呂諲第五琦同平章事。上於李峴恩意尤厚。峴亦以經濟為己任。軍國大事。多獨決之。

以郭子儀為東畿等道元帥

史思明僭號

制停口敕處分

李輔國專掌禁兵。常居內宅。制敕必經輔國押署。然後施行。宰相百司皆因輔國關白。口為制敕。付外施行。御史臺大理寺重囚。或推斷未畢。輔國一時縱之。莫敢違者。李揆見之。執子弟禮謂之。其父

及李峴為相。於上前中頭論制。敕應出中書。具陳輔國專權亂政之狀。上感悟。制停口。救處分。諸務各歸有司。或有追攝。須經臺府。輔國由是忌峴。貶李峴為蜀州刺史。

鳳翔馬坊押官為魏天興尉謝夷甫捕殺之。其妻訟寃。李輔國素出飛龍厰。敕監察御史孫靈鞫之。無寃。又使中丞崔伯陽等鞫之。與靈同。又使侍御史毛若虛鞫之。若虛希輔國意。歸罪夷甫。伯陽怒。召若虛詰責。欲劾奏之。若虛先自歸於上。上匿若虛於簾下。伯陽尋至。言若虛附會中人。鞫獄不直。上怒。叱出之。貶嶺南尉。蓋流播州。峴奏伯陽等無罪。上以為黨貶蜀州刺史。謂散騎常侍韓擇木曰。李峴專權。朕自覺用法太寬。對曰。李峴言直。非專權。陛下寬之。祇益聖德耳。

帥 召郭子儀還京師。以李光弼為朔方節度使。兵馬元帥。

魚朝恩惡子儀。因其貶短之於上。上召子儀還京。師以光弼代之。士卒涕泣。遮中使請留子儀。子儀給之曰。我餒中使耳。未行也。因躍馬而去。光弼以騎五百馳赴東都。夜入其軍。若懈治軍嚴整。始至

號令一施。士卒壁壘。旌旗精彩。皆變。是時朔方將士。樂子儀之寬。憚光弼之嚴。

賜僕固懷恩爵大寧郡王

懷恩從郭子儀為前鋒。勇冠三軍。前後戰功居多。故賞之。

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河陽。大敗之。

思明分軍四道濟河。會于汴州。光弼方巡諸營。聞之。入汴州。謂節度使許叔冀曰。大夫能守汴州十日。我則將兵來救。叔冀許諾。思明至汴州。叔冀與戰不勝。遂降之。思明乘勝西攻鄭州。光弼整衆

通鑑纂要卷五十一

大唐紀

四

徐行。至洛陽。留守韋陟請留兵於陝。退守潼關。光弼曰。兩敵相當。貴進忌退。今無故棄五百里地。則賊勢益張矣。不若移軍河陽。比連澤潞。利則進取。不利則退守。表裏相應。使賊不敢西侵。此猿臂之勢也。遂牒河南尹。帥吏民避賊。而帥軍士詣河陽。有兵二萬。糧纔支十日。光弼按關守備。部分士卒。無不嚴辨。思明入洛陽城。空無所得。遂引兵攻河陽。使騎將劉龍仙挑戰。罵光弼。裨將白孝德請挺身取之。拔二矛策馬亂流而進。斬之以歸。思明屯兵於河清。欲絕光弼糧道。光弼軍于野

水渡以備之。既夕，還河陽，召兵千人，使將雍希顓守其柵。曰：賊將高庭輝、李日越皆萬人敵也，至勿與之戰。路則與之俱來，諸將莫諭其意。既而日越將五百騎至柵下，失光弼，遂請降。希顓與之俱見光弼。光弼厚待之，任以心腹。高庭輝聞之亦降。思明復攻河陽，時光弼屯中，城外置柵，柵外穿塹，賊將周華攻之。光弼命鎮西行營節度使荔非元禮出勁卒於羊馬城以拒賊。賊其塹入道，開柵為門，元禮俟柵開，帥敢死士突出奮擊破之。周華復收兵趣北城，光弼入登城望曰：賊兵多而不整，不足畏也。不過日中，保為諸君破之。乃命出戰。及期不決，召諸將問曰：賊陣何方最堅？曰：西北隅。命郝廷玉當之。又問其次，曰：東南隅。命論惟貞當之。令諸將曰：爾輩望吾旗而戰，吾颺旗綏，任爾擇利。吾急颺旗，三至地，則萬衆齊入，死生以之。少退者斬。又以短刀置鞞中，曰：戰危，事吾國之三公，不可死賊手。萬一不利，諸君死，諒我自到，不令諸君獨死也。再戰，廷王奔還。光弼驚，命取其首。廷玉曰：馬中箭，非敢退也。易馬遣之。侯回懷恩、小邴光弼又命取其首。懷恩更前決戰，光弼連颺其旗，諸將齊進。

致死。呼聲動天地。賊衆大潰。思明及摯皆遁去。
上元元年。以李光弼為太尉兼中書令。

以苗晉卿行侍中

晉卿練達吏事。而謹身固位。時人比之胡廣。

呂諲罷

宦官馬上言受賂。為人求官於諲。諲為補官。事覺

上言。挾死諲。罷

以劉晏為戶部侍郎。充度支鑄錢鹽鐵等使

晏善治財利。故用之

興王召卒

通鑑纂要卷五十二

大唐紀

六

召。張后之子也。張后數欲危太子。太子以恭遜取
容。會召卒。后幼子定王侗幼。太子位遂定

李輔國遷太上皇於西內

上皇愛興慶宮。自蜀歸即居之。上時自夾城往起

居。上皇亦時至大明宮。陳玄禮高力士侍衛。李輔

國言於上曰。上皇居興慶宮。日與外人交通。玄禮

力士。謀不利於陛下。陛下當為社稷大計。消亂於

未萌。豈得徇匹夫之孝。且興慶淺露。非至尊所宜

居。大內深嚴。奉迎君之。有何不可。上泣不應。會

不豫。輔國矯詔。將射生五百騎。露刃迎上。皇遷居

西內。上皇驚駭墜馬。高力士叱輔國共執上皇馬。鞚為西內侍衛兵繞。唯老數十人。女禮力士。皆不得留左右。輔國遂與六軍大將素服見上。請罪上曰。卿等防微杜漸。以安社稷。何懼也。刑部尚書顏真卿首陳百寮上表。請問上皇起居。輔國惡之。奏貶蓬州長史。高力士流巫州。陳玄禮勒致任。上皇日以不懌。因不著輦辟穀。浸以成瘵。上初猶往問安。既而上亦有疾。但遣人起居。其後上稍悔寤惡。輔國欲誅之。畏其握兵。竟不能決。

江淮都統劉展反。勅平盧兵馬使田神功討展。斬之。

通鑑纂要卷三

大曆紀

七

展領非西節度副使。節度使王仲昇使監軍邢延恩入奏。展倔彊不受命。請除之。延恩因說上請除展。江淮都統侯其鐸兵赴鎮。中道執之。上從之。以展為江淮都統。密勅李嘏及淮東節度使鄧景山圖之。延恩以制書授展。展疑之。延恩懼。乃馳請黃陵。解嘏印節以授展。展與宋州兵七千趣黃陵。延恩奔還廣陵。與李嘏鄧景山發兵拒之。移檄州縣。言展反。展亦移檄言嘏反。使其將擊景山。景山衆潰。展遂入廣陵。設疑兵。若將趣北。固者李嘏悉其拒守。軍潰奔宣城。展遂陷昇潤州。嘏副使李藏用

收餘兵募壯士得二千餘人。立柵以拒。屢戰敗奔
杭州。展諸將遂陷蘇、湖、濠、楚、舒、和、滁、廬等州。所
向摧靡。橫行江淮間。時神功將兵三千屯任城。鄧
景山奏乞勅神功救淮南。且遣人趣之。許以淮南
金帛子女為賂。神功悉聚南下。展懼。選精兵渡淮
擊神功。連戰皆敗。神功入廣陵。擊展斬之。餘黨皆
平。平盧軍大掠十餘日。安史之亂。兵不至江淮。至
是其民始罹荼毒矣。

范氏

祖禹

曰：邪延恩一言而朝廷失信。藩臣背叛。

江淮塗炭甚矣。小人之交亂四國也。然亦肅宗不
明。有以來讒慝之口。豈特一延恩之罪哉。

通鑑纂要卷五十三

大唐紀

八

五

隋

二年。李光弼與史思明戰於邙山。敗績。河陽懷州皆

或言洛中將士皆燕人。久戍思歸。上下離心。急擊
之可破也。魚朝恩以為信然。屢言之。上敕李光弼
等進取東京。光弼奏賊鋒尚銳。未可輕進。僕固懷
恩勇而悞。麾下皆蕃漢勁卒。時功多不法。郭子儀
寬厚。曲容之。每用兵。倚以集事。光弼一裁之。以法
懷恩不悅。乃附朝恩言。東都可取。由是中使相繼
督光弼出師。光弼不得已。將兵嘗朝恩等攻洛陽。

杭州圖書館

其三焉。故元年日食一既。至是又既。天象亦不若矣。而肅宗終無恐懼修省之意。曾未十月。非常之禍上及其父。駭震其躬。酷逮其子。雖欲救之。亦無及矣。

加李輔國兵部尚書

輔國求為宰相。上曰。以卿之功。何官不可為。其如朝望未孚。何。輔國乃諷僕射裴冕等使薦已。冕曰。吾臂可斷。宰相不可得。上大悅。輔國銜之。

制法尊號及年號。以建子月為歲首。

范氏注曰。肅宗信禳祈之小數。以為更制。改號

通鑑纂要卷三

大唐紀

十

可以致禍而弭禍。夫畏鬼神聽巫覡者。匹婦之愚也。以天下之君為之。不亦異哉。

以元載為度支鹽鐵轉運等使

度支郎中元載敏悟善奏對。上愛其才。委以江淮漕運。數月。遂代劉晏掌財利。載以江淮雖經兵荒。其民猶有贖產。乃案籍舉八年租。謂之違負。及通逃者。計其大數而徵之。擇豪吏為縣令督之。不問負之有無。察民有粟帛者。發徒圍之。籍其所有。而中分之。甚者取八九。謂之白著。有不服者。嚴刑以威之。民飛山澤為群盜。州縣不能制。

帝朝太上皇於西內

先是山人李唐見上。上方抱幼女。謂唐曰。朕念之。卿勿怪也。對曰。太上皇思見陛下。計亦如陛下之念公主也。上泫然泣下。然畏張后。不敢請西內。至是始往朝。

寅王

寶應元年。賜郭子儀爵汾陽王。知諸道行營。

先是河東軍亂。殺其節度使鄧景山。諸將請以兵馬使辛雲京為節度使。既而絳州諸軍乏食。突將王元振激怒士卒。殺其都統李國貞。鎮西北庭行營兵亦殺其節度使荔非元禮。推裨將白孝德為

通鑑纂要卷五十二

大庾日紀

十一

帥。朝廷因而授之。絳軍剽掠不已。朝廷憂其與太原亂。軍令非新建。諸將所能鎮服。以郭子儀為汾陽王。知諸道節度行營兼興平定國等軍副元帥。發京師粟帛數萬以給絳軍。時上不豫。群臣莫得進見。子儀請曰。老臣受命。將死於外。不見陛下。目不瞑矣。上召入卧內。謂曰。河東之事。一以委卿。子儀至軍。王元振自以為為功。子儀曰。吾為宰相。豈受一卒之私耶。收元振及其黨四十人皆殺之。辛雲京聞之。亦按誅。殺景山者數十人。由是河東諸鎮率皆奉法。

蕭華罷以元載同平章事領度支轉運使如故

李輔國以求宰相不得怨蕭華言華專權請罷之而相載上不許固請不已上乃從之

太上皇崩

在位四十四年年七十八歲上自仲春寢疾聞上皇登遐疾轉劇乃命太子監國

復以建寅為正月

建巳月帝崩李輔國殺皇后張氏

在位七年年五十二歲初后與輔國相表裏專權用事晚更有隙內射生使程元振黨於輔國上疾

通鑑纂要卷五十二

大唐紀

十三

篤后召太子謂曰輔國久典禁兵陰與程元振謀作亂不可不誅太子泣曰陛下疾甚危不告而誅必致震驚恐不能堪也太子出后召越王係選宦官授甲以誅輔國元振知其謀密告輔國以兵送太子於飛龍殿勒兵收係選后於別殿時上在長生殿使者逼后下殿宦官宮人驚散明日上崩輔國等殺后并係及充王儻

范氏祖禹曰肅宗信任李輔國上不保其父中不

保其身下不保其妻子此近小人之禍也可不戒哉可不戒哉

太子即位

輔國引太子素服與宰相相見遂即位。輔國恃功益橫。明謂上曰。大家但君禁中。外事聽老奴處分。上內不能平。以其方握禁兵。外尊禮之。號為尚父。而不名。事無大小。皆咨之。群臣出入。皆先請輔國。輔國晏然處之。

以李輔國為司空兼中書令

進李輔國爵博陸王

程元振謀奪李輔國權。密言於上。請稍加裁制。解輔國行軍司馬及兵部尚書。出居外第。於是道路

通鑑纂要卷二十二

大唐紀

十三

相賀。輔國始懼。上表遜位。詔罷中書令。而進其爵。以劉晏為度支轉運鹽鐵等使。

郭子儀入朝

時程元振用事。忌子儀功高。任重。數譖之。子儀不自安。奏請解副元帥節度使。遂留京師。

以程元振為驃騎大將軍

以來瑱同平章事

貶裴冕為施州刺史

左僕射裴冕為山陵使。議事與程元振相違。遂

刺史

回紇舉兵入援以雍王适為天下兵馬元帥討史朝
義大敗之取東京及河陽

上遣中使劉清潭使於回紇修舊好且徵兵討史
朝義回紇登里可汗起兵至三城見州縣皆為立
城有輕唐之志乃因奪清潭清潭遣使言狀上遣
殿中監蔡子昂往勞之可汗自陝州大陽津度河
食大原倉粟與諸道俱進制以雍王适為天下兵
馬元帥以子昂魏珣為左右廂兵馬使韋少華李
進為行軍司馬會諸道節度使及回紇於陝州進
討朝義上欲以郭子儀為适副程元振魚朝恩等

通鑑纂要卷三十三

大唐紀

十四

沮之而止加僕固懷恩同平章事領諸軍節度行
營以副适迨至陝州回紇屯於河北迨與僚屬往
見之可汗責迨不拜舞子昂對以禮不當然回紇
將車鼻曰唐天子與可汗約為兄弟可汗於雍王
叔父也何得不拜舞子昂曰安有中國儲君向外
國可汗拜舞乎且兩宮在殫不應舞蹈力爭久之
車鼻遂引子昂等各鞭一百遣迨歸營珣少華遂
死諸軍發陝州僕固懷恩與回紇為前鋒郭英又
魚朝恩為殿李抱玉自河陽入李光弼自陳留入
會于洛陽陳于橫水懷恩遣驍騎及回紇並南山

出賊柵東北表裏合擊大破之。朝義悉其精兵十萬救之。鎮西節度使馬燧遂單騎奮擊奪賊兩牌突入萬衆中。左右披靡大軍乘之而入賊衆大駭斬首六萬級捕虜二萬朝義將輕騎數百東還懷恩進克東京及河陽城獲偽中書令許叔冀留曰紀管河陽使其子瑒帥步騎萬餘逐朝義至鄭州再戰皆捷汴州降。回紇入東京肆行殺掠死者萬計朝義自濮州北度河懷恩追敗之於衛州賊將田承嗣等將兵四萬與朝義合復來非戰僕固瑒擊破之於是朝義鄴郡節度使薛嵩以相衛洛邢四州降于李抱玉恒陽節度使張忠志以恒趙深定易五州降于辛雲京抱玉等入其管嵩等皆受代居無何僕固懷恩皆令復位。由是抱玉雲京各表懷恩有貳心朝廷宜密與備懷恩亦上疏自理上慰勉之

盜殺李輔國

上在東宮以李輔國專權心甚不平及嗣位以輔國有殺張后之功不欲顯誅之夜遣盜入其室竊輔國首及一臂而去敕有司捕盜遣中使存問其家仍贈太傅

明氏寅曰不平輔國專橫者公心也。不欲顯誅之者私意也。張后正位中宮猶太子之母也。輔國遣使者以太子命逼后下殿幽而殺之。其為太子累大矣。而猶以為功乎。

以張忠志為成德軍節度使。賜姓名李寶臣。

加癸

代宗皇帝廣德元年以劉晏同平章事度支等使如

故

流來瑱於播州殺之。

初來瑱在襄陽。程元振有所請託不從。及為相。元振譖瑱言涉不順。與賊合謀。坐削官爵流播州。賜

通鑑纂要卷五十二

大唐紀

十六

死。由是藩鎮皆切齒於元振。

賊將田承嗣以莫州降。李懷仙殺史朝義。傳首京師。以薛嵩田承嗣李懷仙為河北諸鎮節度使。

以史朝義降將薛嵩為相衛邢洺貝磁六州節度使。田承嗣為魏博德滄瀛五州都防禦使。李懷仙仍故地為盧龍節度使。時河北諸州皆已降。嵩等迎僕固懷恩拜於馬首。乞行間自效。懷恩恐賊平寵衰。故奏留嵩等分帥河北。自為黨援。朝廷亦厭苦兵革。苟冀無事。因而授之。

范氏初謂曰。唐失河北實自此始。由任蕃夷為制。

將也。使李郭為將，肯如是乎。

回紇歸國

回紇部衆所過抄掠，廩給小不如意輒殺之，無所忌憚。陳鄭節度使李抱玉欲遣官屬置酒，人人辭憚。趙戒尉馬燧獨請行。比回紇將至，燧先遣人賂其渠帥，約毋暴掠。帥遣之，旗曰：有犯令者，君自戮之。燧取死囚為左右，小有違令，立斬之。回紇相顧失色，涉其境者皆拱手遵約束。抱玉奇之，燧因說抱玉曰：燧與回紇言，頗得其情。僕固懷恩恃功驕蹇，其子瑒子勇而輕。今內樹四帥，外交回紇，必有

通鑑纂要卷二十一

大唐紀

十七

窺河東澤潞之志，宜深備之。抱玉然之。

分河北諸州節度

以幽、真、撫、檀、平、薊為幽州管，恒、定、趙、深、易為成德軍管，相、貝、邢、洛為相州管，魏、博、德為魏州管，滄、康、冀、瀛為青淄管，懷、衛、河、陽為澤潞管。

遣使徵僕固懷恩入朝不至

初，僕固懷恩受詔與回紇可汗相見於太原，河東節度使辛雲京恐其合謀襲軍府，閉城自守，亦不犒師。懷恩怒，具表其狀，不報。中使賂奉仙至太原，雲京厚結之，使言懷恩反狀已露，懷恩亦奏請誅。

吏六軍逃散。子儀聞之，遂自咸陽歸長安。吐蕃入長安，立廣武王承宏為帝，縱兵焚掠長安中蕭然一空。子儀引三十騎自御宿川循山而東，謂王延昌曰：「六軍逃潰，多在商州，速往收之。」延昌徑入商州撫諭諸將，方縱兵暴掠。聞子儀至，皆大喜，聽命得四千人。軍勢稍振。子儀乃泣諭將士，以共雪國耻，取長安。皆感激受約束。上怒吐蕃出澠關微子儀請行在。子儀表曰：「臣不收京城，無以見陛下。若兵出藍田，虜亦不敢東向。上許之。鄜坊節度判官段秀實說白孝德引兵赴難。孝德即日大舉南趣。

京畿與蒲陝商華合勢進擊。子儀使羽林大將軍長孫全緒將二百騎出藍田。又令寶應軍使張知節將兵繼之。吐蕃懼，有姓又給之曰：「郭令公自商州將大軍至矣。」吐蕃惶駭，悉衆遁去。詔以子儀為西京留守。白孝德與邠寧節度使張蘊珪將兵屯畿縣。子儀召之入城。京畿遂安。吐蕃選圍鳳翔。西節度使馬燧將精騎千餘人赴難。轉鬪至城下，持滿外向。突入城中。不解甲出戰。單騎奮擊，俘斬千計。明日虜復請戰。燧懸門以待之。虜引退曰：「此將軍不惜死，宜避之。」遂去。

胡氏真曰郭子儀之德入才可以兼任將相乃置之閑處及有急難又遽委用之自李光弼已下侍功負氣夫豈堪此獨子儀無纖芥于胸中一聞君命不伏駕而行其忠義精誠仰貫白日而度量宏偉無所不包真可爲人臣師表使代宗幸國權柄而付之予以復太宗之業何難焉而不能也可勝歎哉

削程元振官爵放歸田里

驃騎大將軍程元振專權自恣人畏之甚於李輔

國諸將有大功者元振皆忌嫉欲害之吐蕃入寇

通鑑纂要卷三

大唐紀

三

元振不以時奏致上狼狽出幸上發詔徵諸道兵李光弼等皆忌元振莫有至者中外切齒莫敢言太常博士柳佺上疏曰大戎犯關度隴不血刃而入京師劫宮闈焚陵寢武士無一人力戰者此將帥叛陛下也陛下疏元功委近習日引月長以成大禍群臣在庭無一人犯顏回慮者此公卿叛陛下也自十月朔召諸道兵盡四十日無隻輪入關此四方叛陛下也陛下必欲存宗廟安社稷獨斬程元振首馳告天下悉出內使隸諸州持神策兵付大臣然後削尊號下詔引咎曰天下其許朕自

新改過宜即募士西赴朝廷。若以朕惡未俊。則帝王大器敢妨聖賢。如此而兵不至。人不感。天下不服。臣請闔門寸斬以謝陛下。上猶以元振嘗有保護。以削官爵放歸田里。

胡氏實曰。元振於代宗雖有保護之功。而迷國誤朝。幾危宗社。今不以宗社為念。而專念其保己。夫蕃戎入寇。不以聞。子儀請兵不召見。虜至便橋。帝方出奔。其不為止蕃所得者幾希。如是而尚可謂之保護乎。

帝還長安

通鑑纂要卷五十三

大曆紀

廿

郭子儀帥百官諸軍奉迎。伏地待罪。上勞之曰。用卿不早。故及於此。

以魚朝恩為天下觀軍容宣慰處置使。總禁兵。

胡氏實曰。程元振既去。代宗又以兵柄盡授魚朝恩。是以為可委腹心。外廷所不及也。至其既久。根深蒂固。如疾在膏肓。不可去矣。夫惡郭子儀而讒之者。魚朝恩也。乃益寵朝恩以形迹之。其於君道如何哉。

苗晉卿裴遵慶罷。以李峴同平章事。

遵慶既去。元載權益盛。以貨納內侍董秀。上意所

屬載必先知之。承意探微言無不合。上以是愈愛之。

赦廣武王承宏於華州

承宏逃匿草野。上赦不誅。攻之於華州。

吐蕃陷松維保三州

吐蕃陷三州及二城。西川節度使高適不能救。於

是劔南西山諸州。亦入於吐蕃矣。

二年。流程元振於秦州

元振得罪歸三原。聞上還宮。衣婦人服。私入長安。

復規任用。京兆擒之。以聞。赦流秦州。上念其力復

通鑑纂要卷五十二

大曆紀

廿二

今江陵安置

立雍王迥為太子

僕固懷恩反。寇太原。以郭子儀為河中節度等使。

上謂子儀曰。懷恩父子。負朕實深。開朔方將士思

公。如枯旱之望雨。公為朕鎮撫河東。汾上之野。必

不為變。乃以子儀為關內河東副元帥。河中節度

等使。懷恩將士聞之。皆曰。吾輩從懷恩。為不義。何

面目見汾陽王。子儀至河中。雲南子弟萬人戍河

中。恃貪卒暴。為一府患。子儀斬十四人。杖三十人。

府中遂安。

僕固瑒為其下所殺懷恩走雲州

僕固瑒圍榆次十將焦暉白玉攻殺之懷恩聞之入告其母毋提刃逐之懷恩疾走得免遂與麾下三百渡河北走于儀傳瑒首詣闕群臣入賀上慘然不悅曰朕信不及人致勲臣顛越深用為懼又何賀焉命輦懷恩母至長安給待優厚月餘以壽終以禮葬之功臣皆感歎于儀如汾州懷恩之衆數萬悉歸之咸鼓舞涕泣言其來而悲其晚也

范氏祖為曰代宗之責已也厚其待人也恕而誠

不能感物何哉賞罰無章而善善惡惡不明上下

通鑑纂要卷五十二

大唐紀

廿三

之情不通讒巧得行於其間故也是以思加人而人不親以信示人而人益疑紀綱壞亂恩威不立也

劉晏李峴罷

晏坐與元振交通元振獲罪峴有力焉由是為宦官所疾故與晏皆罷

胡氏寅曰代宗之相獨李峴為賢以忤宦官而罷去是教士大夫使歸於比司也欲天下之不亂難

尖

以王縉杜鴻漸同平章事

以劉晏為河南江淮轉運使

自喪亂以來汴水堙廢漕運者自江漢抵梁洋迂險勞費兵火之後中外艱食關中米斗千錢百姓按穗以給禁軍宮厨無煎時之積晏乃疏浚汴水遺元載書其陳漕運利害令中外相應自是每歲運米數十萬石以給關中唐世稱漕運之能者推晏為首後來者皆遵其法度云

罷河中節度及耀德軍

郭子儀以安史昔據洛陽故諸道置節度使以制其晏衝今大盜已平而所在聚兵耗蠹百姓表請

通鑑纂要卷三十一

大唐紀

廿四

罷之仍自河中為始從之

臨淮武穆王李光弼卒

光弼治軍嚴重指顧號令諸將莫敢仰視謀定而後戰能以少制衆與郭子儀齊名及在徐州擁兵不朝諸將田神功等不復稟畏光弼愧恨成疾而卒詔以王繡都統諸道行營

僕同懷恩引回紇吐蕃入寇詔郭子儀出鎮奉天懷恩逼奉天郭子儀出兵懷恩退

懷恩至臨武收合散亡其衆復振上厚撫其家下詔曰懷恩黜勞著於帝室疑隙之端起自群小若

臣之義情實如初。但當詣闕。更勿有疑。凌恩竟不從。遂引回紇吐蕃十萬。裝入寇。京師震。時會子儀自河中入朝。詔子儀出鎮奉天。諸將請戮子儀曰。虜深入。利速戰。吾堅壁以待之。彼必以吾為怯。而不戒。乃可破也。若遽戰而不利。則衆心離矣。敢言戰者斬。夜出陳於乾陵之南。虜始以子儀為無備。欲襲之。忽見大軍驚愕。遂不戰而退。

加郭子儀尚書令。不受。

子儀以太宗為此官。近皇太子亦為之。不敢當。遂不受。還鎮河中。

通鑑纂要卷五十二

大唐紀

廿

永泰元年。以李抱真為澤潞節度副使。

抱真以山東有變。上黨為兵衝。而荒亂之餘。土瘠民困。無以贍軍。乃籍民每二丁。選一壯者。免其租徭。給弓矢。使農隙習射。歲暮都試。行其賞罰。比三年。得精兵二萬。既不費廩給。府庫充實。遂雄視山東。步兵為諸道最。

命文武之臣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

三月。命僕射裴冕。郭英乂等十三人於集賢殿待制。左拾遺獨孤及。上疏曰。陛下召冕等以備詢問。此盛德也。然恐陛下雖容其真。而不錄其言。有容

下之名。而無聽諫之實。則臣之所耻也。今師興不
息十年矣。人之生產空於杼軸。擁兵者第帥通街
陌。奴婢厭酒肉。而貧人羸餓就役。剝膚及髓。長安
城中。白晝椎剽。吏不敢詰。民不敢訴。有司不敢以
聞。苟壽飲痛窮而無告。陛下不思所以救之。臣實
懼焉。上不能用。

吐蕃遣使請和

吐蕃遣使請和。詔元載等與之盟。上問郭子儀。子
儀對曰。吐蕃利我不虞。若不虞而來。則國不可守
矣。乃遣兵戍奉天。

通鑑纂要卷五十二

大唐紀

共

平盧將李懷玉。逐其節度使侯希逸。詔以懷玉為留
後。賜名正已。

特成德。李寶。巨魏。韓。田承嗣。相衛。薛嵩。盧龍。李懷
仙。牧安史餘黨。各擁勁卒數萬。治兵完城。自署將
吏。不供貢賦。與山南東道梁崇義。及正已。皆結為
婚姻。互相表裏。朝廷專事姑息。不能復制。

置百高座講仁王經

內出仁王經二寶輿。以人為菩薩鬼神之狀。導以
音樂。鹵簿。百官迎從。至資聖西明寺講之。

僕固懷恩誘回紇吐蕃雜虜入寇。懷恩道死。召郭子

屯涇陽回紇受盟而還吐蕃夜遁子儀還河中

恨恩誘回紇吐蕃吐谷渾党項奴刺數十萬象俱
入寇又以朔方兵繼之子儀請使鳳翔滑濮邠寧
鎮西河南淮西諸節度各出兵以距其行要上從
之懷恩中途遇暴疾死大將范志誠領其衆京師
開虜至奉天始罷百高座講召子儀使屯涇陽上
自將六軍屯苑中下制親征魚朝恩請索城中私
馬男子皆圍結為兵士民大駭逃者甚衆百官入
朝朝恩從禁軍操白刃宣言曰吐蕃攻犯郊畿車
駕欲幸河中何如公卿皆錯愕不知所對有劉洽

通鑑纂要卷三

大唐紀

廿七

事者獨出班抗聲曰敕使反邪今屯軍如雲不戮
力并還而遠欲脅天子棄宗社非反而何朝恩驚
沮事遂寢會大雨旬日虜不能進大掠而去所過
焚廬舍蹂禾稼殆盡同華節度使周智光引兵邀
擊破之逐北至邠州殺刺史張麟焚坊州三千餘
家十月復講經吐蕃退至邠州遇回紇復相與入
寇合兵圍涇陽子儀嚴備不戰時二虜聞懷恩死
已爭長不相睦子儀使牙將李光瓚說回紇欲與
共擊吐蕃回紇不信曰郭公在此可得見乎光瓚
還報子儀曰今衆寡不敵難以力勝昔與回紇勢

約甚厚不若挺身說之可不戰而下也遂與數騎
出使人傳呼曰今公來回紇大驚大帥葉菴羅執
弓注矢立於陳苗子儀免胄釋甲投槍而進諸酋
長相顧曰是也皆下馬羅拜子儀亦下馬前執葉
菴羅手讓之曰汝回紇有大功於^唐_唐之報汝亦
不薄奈何負約深入吾地棄前功結後怨背恩德
而助叛臣乎且懷恩叛君棄母於汝何有今吾披
身而來聽汝殺之我之將士必致死與汝戰矣葉
菴羅曰懷恩欺我言天可汗已晏駕令公亦捐館
中國無主我是以來今皆不然懷恩又為天所殺

我曹豈肯與令公戰乎子儀因說之曰吐蕃無道
所掠之財不可勝數馬牛雜畜長數百里此天賜
汝不可失也葉菴羅曰請為公盡力以謝過然懷
恩之子可殺兄元也願勿殺之子儀許之回紇觀
者為兩翼猶前子儀麾下亦進子儀揮手却之因
取酒與其酋長共飲葉菴羅使子儀先執酒為誓
子儀酌地曰^{天唐}天子萬歲回紇可汗亦萬歲而
國將相亦萬歲有負約者身隕陳前家族滅絕至
至葉菴羅亦酌地曰如今公誓於是諸酋長大喜
遂與定約而還吐蕃聞之夜遁回紇皆其酋長入

見天子藥葛羅即求追吐蕃子儀使白元光帥精騎與之俱戰於靈臺西原大破吐蕃殺獲萬計詔

馮觀征京城解嚴
朝氏黃曰郭子儀輕騎見虜非惟虜不敢害又聽其言講解而去賢於數十萬衆力擊襄戰之功惟忠信足以感動之而已矣

丙
大曆元年敕復補國子學生

自安史之亂國子監室堂頽壞軍士多借居之祭酒蕭昕上言學校不可遂廢故有是詔

以戶部尚書劉晏侍郎第五琦分理天下財賦

增編纂卷三

大唐紀

九

貶顏真卿為峽州別駕

元載專權恐奏事者攻訐其私乃請百官論事皆先白宰相然後奏關真卿上疏曰諫官御史陛下之耳目今使論事者先白宰相是自掩其耳目也太宗著司門式云其無門籍人有急奏者皆令門司與俠家引奏無得闕礙所以防壅蔽也李林甫為相深疾言者下情不通卒成幸蜀之禍陵夷至于今日其所以從來者漸矣夫人主大開不諱之路群臣尤莫敢盡言况今宰相大臣執而抑之則陛下所聞見者不過三數人耳天下之士從此緘口

結舌陛下見無復言者以為天下無事可論是林甫復起於今日也陛下儻不早寤漸成孤立後雖悔之亦無及矣載以為誹謗取之

帝生日諸道節度使上壽

上生日諸道節度使獻金帛器服珍玩駿馬為壽共直緡錢二十四萬常表請却之不聽

胡氏寅曰代宗既自受賂又通中人受賂於是大匡若元載又受賂則節鎮守令固將不令而化既肥其家且奉其上而四海困窮矣

三年帝幸章敬寺度僧尼千人

通鑑纂要卷五十三

大唐紀

三

魚朝恩以賜莊為章敬寺以資太后寘福窮壯極麗奏毀曲江及華清宮館以給之衛州進士高郢上書曰先太后聖德不必以一寺增輝國家永圖無寧以百姓為木捨人孰寺何福之為且古之明主積善以致福不費財以求福後德以消禍不勞人以禳禍今徇左右之過計傷皇王之大猷臣竊為陛下惜之不報始上未甚重弗元載王縉杜鴻漸皆好佛上嘗問曰佛言報應果有之邪載等對曰國家運祚靈長非宿植福業何以致之福業已定雖時有小災終不能為害所以安史皆有子禍

懷恩出門病死。二虜不戰而退。此皆非人力所及。豈得言無報應也。上由是深信之。臣民承化皆廢人事而奉佛。政刑日紊矣。

胡氏寅曰肅代時大盜憑陵。君臣遁逃。計無所出。賴謀臣效策。將帥忠賢。故能芟夷大難。今乃言非由人力。而歸功宿植。豈非誣罔之甚乎。

徵李泌於衡山

泌既至。復賜金紫。為之作書院於蓬萊殿側。上時過之。除拜方鎮。給令以上軍國大事皆與之議。欲以泌為相。泌固辭。

通鑑纂要卷五三

大唐紀

三十二

追謚齊王倓為承天皇帝

上與李泌語及齊王倓。泌請用岐薛故事。贈太子。上泣曰。吾弟首建靈武之議。成中興之業。岐薛豈有此功乎。卿使尚在。朕必以為太弟。今當崇以帝號。成吾風志。乃追謚曰承天皇帝。

胡氏寅曰肅宗殺倓代宗帝之皆失也。李泌之議亦非也。意者改封大國加以美謚。於其後裔數致隆焉。則可矣。

幽州將朱希彩殺其節度使李懷仙。詔以希彩知留後。

希彩及經畧副使朱泚及弟鴻共殺懷仙成德節
度使李寶臣遣將討希彩不克朝廷不得已宥之
以希彩知留後

內出孟簡益賜章敬寺

內設七廟神座書尊號於牆上百官迎詣於光順
門自是歲以為常

胡氏字曰簡起於佛之徒曰目連者以佛言其
毋墮於地初嬰懼毒苦故為此會以升濟之也今
舉高祖太宗而下皆以為有罪而修供以升濟之
不敬莫甚焉豈為子孫之道哉

以馬璘為涇原節度使

元載以吐蕃連歲入寇璘以四鎮兵也邠寧力不
能拒而郭子儀以朔方重兵鎮河中深居腹中無
事之地乃與子儀及諸將議徙璘鎮涇州而使子
儀以朔方兵鎮邠州曰若以邊土荒殘軍費不給
則以內地租稅金帛以助之諸將皆以為然徙璘
為涇原節度使璘先往城涇州以都虞候段秀實
知邠州留後

四年杜鴻漸卒

以裴冕同平章事

庚

五年魚朝恩伏誅

元載以冕老病易制改輿以為相受命之際蹈舞仆地未幾而卒

朝恩專典禁兵勢傾朝野陵侮宰相每奏事以必

名為期朝廷政事有不預者輒怒曰天下事有不

由我者邪上聞之不擇元載乘間奏朝恩專恣不

軌請除之上令載為方畧朝恩入殿帝使射生將

周皓將百人自衛又使陝州節度使皇甫湜握兵

於外以為援載皆以重賂結之從溫為鳳翔節度

使因與密謀誅朝恩既定計自上上以寒食宴貴

通鑑纂要卷五十二

大唐紀

三

近於禁中載守中書省宴罷朝恩將出上責其異

圖陪與左右縊殺之以入還其家賜錢以葬

胡氏寅曰古今皆謂宦官難去者以其掌兵也而

輔國元振朝恩和繼掌兵代宗去之無肘腋反噬

之憂是非難去顧入主喜怒如何耳代宗之政無

可紀述獨誅三宦官及元載為最武而就其事論

之皆不能盡善既寵之又殺之復隱之而厚賜之

非政刑矣

罷度支轉運常平鹽鐵等使委宰相領之

臣等謹按宰相之職無所不統諸使可罷宰相

不可領也

以楊綰為國子祭酒徐浩為吏部侍郎

元載既誅魚朝恩寵任益厚志氣驕溢自謂有文武才畧弄權舞智政以賄成吏部侍郎楊綰典選平允性介直不附載贊南節度使徐浩貪侈傾南方珍貨以賂載載以綰為國子祭酒引浩代之

六年以李栖筠為御史大夫

先是成都司錄李少良上書言元載姦賊陰事上置少良於客省少良以上語告友人韋頌殿中侍御史陸爽以告載載奏之敕付京兆皆杖死載所

御覽卷五十一

大唐紀

三四

撤官多非泛恐為有司所駁奏凡別救除六品以下官乞令吏部兵部無得檢勘亦從之然益厭其所為思得士大夫之不阿附者為腹心漸收載權內出制書以栖筠為御史大夫宰相不知載由是稍紕

范氏祖禹曰代宗知元載之惡欲罷其相位一言而已誰敢不從乃立黨以傾之如敵國然主勢不

已平乎

以韓滉判度支

自兵興以來所在賦歛無度倉庫出入無法國用

虛耗。混作賦。欽出入之法。御下嚴急。吏不敢敗。亦
值連歲豐穰。邊境無寇。倉庫蓄積始方。

七年。盧龍將吏殺其節度使朱希彩。詔以朱泚代之。

希彩殘虐。孔目官李懷瑗因衆怒伺間殺之。衆未

知所從。經畧副使朱泚弟瀾潛使百餘人於衆中

大言曰。節度使非朱副使不可。衆皆從之。泚遂權

知留後。遣使言狀。詔以泚為節度使。

八年。貶徐浩為明州別駕。

浩妾弟疾莫陳。愆言數為美原尉。浩屬京兆尹杜

濟。虛以知驛奏。優又屬薛邕。凝長安尉。怵參臺御

通鑑纂要卷五十二

大車紀

三五

史大夫李栢筠劾其狀。較禮部侍郎于邵等按之。

邵奏。營罪在赦前。上怒。皆貶之。朝廷稍肅。

回紇使者辭歸

回紇自乾元以來。歲求和市。每一馬易四十纒。動

至數萬匹。馬皆驚瘠無用。朝廷苦之。所市多不能

盡其數。至是。上欲悅其意。命盡市之。辭歸。載賜遺

及馬價。共用車千餘乘。

吐蕃寇涇邠。郭子儀遣渾瑊拒却之。

瑊將步騎五千戰于宜祿。宿將史抗等不用命。官

軍大敗。馬驂亦敗為虜。所隔段秀實發城中兵出。

陳東原吐番稍邠。舜乃得還。子儀謂諸將曰。敗軍之罪。在我不在諸將。然朔方兵精聞天下。今爲虜敗。何以雪耻。賊曰。今日之事。惟理。賊罪。不則再見。子儀赦其罪。使將兵趣朔方。虜欲掠汧隴。鹽州。刺史李國臣曰。虜乘勝必犯郊畿。我掩其後。虜必返顧。乃引六趣秦原。鳴鼓而西。虜聞之。至百城返。賊邀之於臨。盡彼得其所掠。舜亦出精兵襲虜輜重。殺數千人。虜遂遁去。

九年。郭子儀入朝。

子儀言朔方國之北門。戰士耗散。存者什一。而吐

通鑑纂要卷五十三

大唐紀

三六

蕃蕪河隴之地。雜羌澤之衆。勢彊十倍。願更於諸道各發精卒。成四五萬人。則可以制勝矣。

十年。田承嗣反。發諸道兵討之。

田承嗣誘昭義兵馬使裴志清。使作亂。志清逐其留後薛平。歸衆歸承嗣。承嗣引兵襲取相州。上遣使諭止之。承嗣不奉命。初。李寶臣。李正己。皆爲承嗣所轄。及承嗣拒命。寶臣正己。皆表討之。於是賡承嗣末州刺史。命諸道進兵討之。時朱滔方恭順。與寶臣。及河東節度使薛兼訓。攻其北。正己與淮西節度使李忠臣等。攻其南。承嗣以諸道兵四合。

懼請束身歸朝

李正已按兵不進李寶臣襲盧龍軍

初正已遣使至魏州田承嗣囚之至是漕而遣之籍境內戶口甲兵穀帛之數以與正已曰承嗣老矣諸子不肖今為公守耳豈足以辱師乎正已遂按兵不進於是諸道兵皆不敢進上嘉李寶臣之功遣中使馬承倩齎詔勞之寶臣遺之百縑承倩詔晉擲出道中王戎俊說寶臣曰今公在軍中新立功豎子尚爾况冠平之後召歸闕下一匹夫耳不如釋承嗣以為己資寶臣遂有玩寇之志

通鑑纂要卷五十三

大唐紀

三

范氏初再

曰寺人貂風沙衛皆以宦寺敗國喪師

承倩一怒寶臣而諸鎮解體巨猾通誅唐之世不能取魏其為害也過於寺人貂風沙衛遠矣

十一年汴宋軍亂詔發諸道兵討平之

汴宋都虞候李靈曜殺六馬使孟鑿此結田承嗣為援詔以靈曜為濮州刺史不受遂以為汴宋留後靈曜益驕慢悉以其黨為管內八州料史縣令欲效河北諸鎮詔淮西李忠臣求平李勉河陽三城馬燧討之淮南陳少遊淄青李正已皆進兵擊靈曜燧忠臣與陳少遊前軍合與靈曜大戰靈曜

改承嗣遣田悅將兵收靈囑敗永平淄青兵乘勝
進軍忠臣遣將將輕騎數百衣入其營縱橫貫紫
斬數十人而還營中大駭忠臣燧因以大軍乘之
鼓譟而入悅衆不戰而潰靈囑夜遁永平將杜如
江擒之李勉械靈囑送京師斬之

經原節度使馬璘卒

璘疾亟以行軍司馬段秀實知節度事秀實嚴兵
以備非常璘卒軍府晏然

十二年詔復討田承嗣既而釋之

初承嗣請入朝詔赦其罪承嗣竟不入朝又助李

通鑑纂要卷五十二

大唐紀

三

靈囑上使命討之承嗣上表謝罪上亦無如之何
後其官爵冷不必入朝

誅元載貶王縉為括州刺史

載縉俱納賄賂又以政事委群吏上欲誅之獨與
元舅孟吾大將軍吳湊謀之會有告載縉夜醮圖
不軌者上命湊收之命吏部尚書劉晏與御史大
夫李涵等同鞠之皆伏罪賜自盡劉晏謂李涵曰
故事重刑覆奏况大臣乎且法有首從身更稟進
止涵等從之上乃誅載而貶縉載妻子皆伏誅有
司籍載家財胡椒至八百石他物稱是

以楊綽常袞同平章事

綽性清儉。制下之日。朝野相賀。郭子儀方宴客。聞之。戒坐中聲樂。五分之四。京兆尹黎幹。勅從甚盛。即日省之。中丞崔寬第舍宏侈。亟毀撤之。會綽有疾卒。上痛悼之。甚。謂群臣曰。天不欲朕致太平。何奪朕楊綽之速也。謚文簡。

范氏祖禹曰。楊綽以清名儉德為相。天下從之如此。况人君能正已。以先海內。其有不率者乎。是以先王必正其心。修其身。而天下自治。孟子曰。一正君而國定矣。此之謂也。

通鑑纂要五十三

大唐紀

元

以顏真卿為刑部尚書

楊綽常袞薦之也。

以段秀實為涇原節度使

秀實軍令簡約。有威惠。奉身清儉。室無姬妾。非公會未嘗飲酒聽樂。

霖雨度支奏河中府有瑞鹽

先是秋霖。河中府池鹽多。度支部侍郎韓滉奏。雨不害鹽。仍有瑞鹽。上疑其不然。遣諫議大夫蔣鎮往視之。京兆尹黎幹奏。秋霖損稼。滉奏。幹言不實。上命御史樓悅還奏。所損凡三萬餘頃。渭南令劉

溧附混稱縣境不擄御史趙計奏與溧同上曰霖
兩溧憚豈得渭南獨無更命御史朱救視之指三
千餘頃上歎息久之曰縣令字人之官不損猶應
言損乃不仁如是乎賊溧南浦尉計澧州司戶而
不問混鎮還奏瑞鹽如混言仍上表賀請置神祠
上從之賜號寶應靈慶池時人醜之

范氏和香

曰代宗責縣令當矣然韓混面欺乃置

而不問是刑罰止於卑賤而不行於貴近也蔣鎮
以諫官受委覆實而敢共為姦罔如此豈非以其
君雖欲恤民而卒歸於好利受佞故敢行詐而無

所忌憚與

以李納為青州刺史

李正己先有淄青齊海登萊沂密德棣十州之地
及李靈曜之亂諸道合兵攻之所得之地各為已
有又得曹濮徐充鄆五州因徙治甄使子納守青
州并晴田承嗣據魏博相衛洛邑潭七州李寶臣
據恒易趙定深冀滄七州梁崇義據襄鄆均考復
郭六州相與根據蟠結雖奉事朝廷而不用其法
令官爵甲兵租賦刑殺皆自專之上寬仁一聽其
所為朝廷或完一城增一兵輒有怨言以為猜戴

通鑑纂要卷五十三

大唐紀

單

帝為之罷。後而自於境內築壁繕兵無虛日。以日
雖在中國名藩臣而實如蠻貊異域焉。

胡氏寅曰：史稱代宗寬仁，以愚觀之，直柔忍而無
立志，樂因循而憚興事，爾於寬為近，仁則不知也。

十三年，隴右獻貓鼠同乳。

隴右節度使朱泚獻貓鼠同乳，不相啗者，以為瑞。
常衮帥百官賀，中書舍人崔祐甫不賀，曰：物反常
為妖，猶捕鼠，乃其職也。今同乳，妖也。何以賀為？宜
戒法吏之不察，姦邊吏之不禦寇者，以承天意。上
嘉之。祐甫知選事，數以公事與常衮爭，衮由是惡

通鑑纂要五十三

大曆紀

四

之

以路嗣恭為兵部尚書

上召李泌入見，語以元載事，曰：與卿別八年，乃能
除此賊，不然，幾不見卿對。曰：陛下知群臣有不善，
含容太過，故至於此。上因言路嗣恭初平嶺南獻
遺戩盤，徑九十，朕以為至寶，及破載家，得嗣恭所
人，情勤吏事，而不知大體，昔為縣令，有能名，陛下
未暇知之，而為載所用，故為之盡力。陛下誠知而
用之，彼亦為陛下盡力，奚且嗣恭新立大功，陛下

豈得以一琉璃盃罪之邪上意乃解以嗣恭為兵部尚書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二

卷之五十二

大喜紀

四

杭州圖書館



海內書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二

歷代通鑑纂要卷之五十三

起唐太宗大曆十四年
至德宗興元元年

十四年田承嗣卒

以其姪悅為魏博留後

以李勉兼汴州刺史

五月帝崩太子即位

上在位十八年。年五十四歲。遺詔以郭子儀攝冢

宰。德宗即位。動遵禮法。食馬齒羹。不設鹽酪。

貶崔祐甫為河南少尹

常衮性剛急。為政苛細。不合衆心。時羣臣朝夕矚

通鑑纂要卷五十三

大唐紀

乙

衮哭委頓。從吏或扶之。中書舍人崔祐甫曰。臣哭

君前。有扶禮乎。衮恨之。會議羣臣喪服。衮以為禮

臣為君斬衮三年。**漢**文權制。猶三十六日。玄宗以

來。始服二十七日。古者卿大夫從君而服。羣臣當

從。皇帝二十七日而除。其天下吏人三日釋服。自

遵遺詔。祐甫以為遺詔無朝臣庶人之別。皆應三

日釋服。相與力爭。聲色陵厲。衮不能堪。乃奏祐甫

率情變禮。貶之。

貶常衮為潮州刺史。以崔祐甫同平章事

初肅宗之世。天下務殷。宰相常有數人。更直決事。

或休沐歸第詔直事者代署其名而奏之。自是踵為故事。時郭子儀朱泚雖以軍功為宰相皆不預執政。袞獨居政事堂。代二人署名。奏貶祐甫。既而二人表其非罪。上問卿曷言可貶。何也。二人對初不知。上以袞為欺罔貶為潮州刺史。而以祐甫代之。聞者震悚。時上居諒陰。委政祐甫。所言皆聽。而羣臣喪服。竟用袞議。

初至德以後。天下用兵。官爵冗濫。元王秉政。賄賂公行。及袞為相。思革其弊。四方奏請。一切不與。而無所甄別。賢愚同滯。祐甫欲收時望。作相未二百

日。除官八百。前後相矯。終不得其適。上嘗謂祐甫曰。人或謗卿所用多涉親故。何也。對曰。苟平生未之識。何以詣其才行而用之。上以為然。

司馬氏光曰。用人者。無親疎新故之殊。惟賢不肖之察。其人未必賢也。以親故而取之。固非公也。苟賢矣。以親故而捨之。亦非公也。天下之賢。非一人所能盡。若必待素識而用之。所遺亦多。必也舉之以衆。取之以公。而已不置毫髮之私於其間。則無遺賢曠官之病矣。

詔罷四方貢獻。又罷梨園。

尊郭子儀為尚父。加太尉。兼中書令。
詔天下毋得奏祥瑞。縱馴象。出宮女。

澤州上慶雲圖。上曰。朕以時和年豐為嘉祥。以進賢顯忠為祥瑞。如卿音慶慶雲靈芝。珍禽奇獸。怪草異木。何益於人。布告天下。自今有此。無得上獻。內莊宅有官租萬四千餘斛。上令分給所在充軍備。先是外國累獻馴象。上曰。象費養而違物性。將安用之。中縱於荆山之陽。及豹。雌女狝。雞。獵。犬之類。悉縱之。又出官女數百人。於是中外皆悅。滿青軍士至投兵相顧曰。明主出矣。吾屬猶反乎。

通鑑纂要卷三十三

大曆紀

三

胡氏寅曰。君以養人為職。凡為人害者必去之。德宗始初清明其行事無愧於先王。是可法也。
以李希烈為淮西節度使。

先是淮西節度使李忠臣。食殘好色。悉以軍政委副使張惠光。惠光披勢暴橫。軍州苦之。都虞候李希烈。其族子也。為衆所服。因疲怒殺惠光。而逐忠臣。詔以希烈為留後。至是以為節度使。代宗優寵宦官。奉使四方者。還問其所得頗少。則以為輕我。命由是中使所至。公求賂遺。重載而歸。上素知其弊。遣中使邵光超。賜希烈旌節。希烈贈之僕馬。及

繼七百匹。上怒杖光超而流之。於是中使之未歸者皆潛棄所得於山谷。雖與之莫敢受。

范氏祖禹

曰德宗矯代宗之失。而深懲宦官之蠹。

豈不明哉。然其終也。舉不信羣臣。而惟宦官之從。至委以禁兵。而其後人主廢置。遂出於其手。則其為害又甚於代宗矣。蓋出於一時之銳。而無忠信誠懇之心。以守之也。

以劉晏判度支

先是劉晏犂泥。分掌天下財賦。晏掌河南。山南。江淮。嶺南。是掌關內。河東。劔南。上素聞泥犂克。故罷

通鑑纂要卷五十三

大唐紀

四

其利權。而以晏兼之。初第五琦始榷鹽以佐軍用。及劉晏代之。法益精密。初歲入錢六十萬緡。末年所入逾十倍。而人不厭苦。計一歲征賦所入。總一千二百萬緡。而鹽利居其大半。以鹽為漕備。自江淮至渭橋。率萬斛備七千緡。自淮以北。列置巡院。擇能吏主之。不煩州縣而集事。

詔六品以上清望官日吟二人待制。

遣使慰勞淄青將士。

李正己畏上威名。表獻錢三十萬緡。上欲受之。恐見欺。却之。則無辭。崔祐甫請遣使慰勞淄青將士。

因以賜之使將士人人戴上恩。諸道知朝廷不重貨財。上悅從之。正已慚服。天下以為太平之治庶幾可望焉。

毀元載馬璘劉忠翼之第

天寶中貴戚第舍雖極奢麗而垣屋高下猶存制度然李靖家廟已為楊氏馬廐矣。及安史亂後法度墮弛將相宦官競治第舍各窮其力而後止。時人謂之木妖。上素疾之故毀其尤者。

咸常貢錦千匹服玩數千事

以張涉為右散騎常侍

通鑑纂要卷之三

大曆紀

五

上之在東官也。國子博士張涉為侍讀。即位之夕召入禁中事皆咨之。明日以為翰林學士。親重無比。至是以為散騎常侍。學士如故。後以賦罷。以楊炎喬琳同平章事。

上方勵精求治。不次用人。卜相於崔祐甫。祐甫薦炎器業。上亦素聞其名。故自道州司馬用之。琳粗率喜詛諧。無它長。與張涉善。涉稱其才可大用。上信而用之。聞者無不駭愕。既而祐甫病不視事。

喬琳罷

以崔寧為朔方節度使

立宣王誦為太子
詔財賦皆歸左藏

舊制天下金帛皆貯於左藏。太府四時上其數比部覆其出入。及第五琦為度支使。奏盡貯於大盈內庫。使宦官掌之。天子亦以取給為便。由是以天下公賦為人君私藏。有司不復得窺其多少。殆二十年。宦官蠶食其中。蟠結根據。牢不可動。楊炎頓首於上前曰。財賦者國之大本。生民之命。前世皆使重臣掌其事。俗或耗亂不集。今獨使中人出入盈虛。大臣皆不得知。政之蠹弊莫甚於此。請出之。以歸有司。度宮中歲用量數奉入。上即日下詔從之。

通鑑纂要卷五十三

大唐紀

六

中庚

德宗皇帝建中元年始作兩稅法

唐初賦斂之法曰租庸調。有田則有租。有身則有庸。有戶則有調。玄宗之末。版籍浸壞。至德兵起。所在賦斂迫趣。取辦無復常準。下戶旬輸月送。不勝困弊。率皆逃徙。其土著者。百無四五。至是。爰建議。作兩稅法。先計州縣每歲所用。及上供之數。而賦於人。量出以制入。戶無主客。以見居為簿。人無丁中。以貧富為差。為行商者在所州縣稅三十之一。

君人之稅。秋夏兩徵之。其租庸調雜徭悉省。皆總於度支。上用其言。仍詔兩稅外。輒率一錢者。以枉法論。

范氏祖禹曰。德宗之政。名廉而實貪。故其令始戒而終廢。蓋禁暴之法。雖具而誅求之意。常出於法外。天下之吏。奉意而不奉法。逆意有罪。奉法無功。是以法雖存。而常為無用之文也。

罷轉運租庸鹽鐵等使。貶劉晏為忠州刺史。

初晏為吏部尚書。楊炎為侍郎。不相悅。元載之死。晏有力焉。及上即位。晏又典利權。衆頗疾之。風言晏嘗密表勸代宗立獨孤妃為后。楊炎因言晏與黎幹同謀。崔祐甫言茲事曖昧。况已更大赦。不當復究。炎乃建言尚書省國政之本。比置諸使分奪其權。今宜復舊。上從之。詔天下錢穀皆歸金部倉。部罷晏轉運等使。尋貶忠州刺史。

以朱泚為涇原節度使。

楊炎欲浚豐州陵陽梁以興屯田。上遣中使訪之。涇原節度使段秀實以為邊備尚虛。不宜興事。召寇。炎怒以為沮。已徵秀實為司農卿。使李懷光兼涇原。炎欲城原州。命懷光居前督作。朱泚崔寧各

將萬人異其後詔下涇州為城具將士怒曰吾屬始居邠州徙屯涇州坐席未暖又徙之異外何罪至此又以懷光嚴刻皆懼別駕劉文喜因衆心不安據涇州不受詔復求段秀實或朱泚為帥詔以泚代懷光

以韓洄判度支杜佑權江淮轉運使

揚炎罷度支轉運使既而省職又廢莫能振舉天下錢穀無所總領乃復舊制

劉文喜據涇州作亂詔朱泚李懷光討之涇州諸將殺文喜以降

唐紀

大

八

此等國文喜於涇州又不接徵發餽運內外騷然朝臣上書請赦文喜者不可勝紀上曰徵孽不除何以令天下城御膳以給軍士城中將士賜字如故諸將共殺文喜傳首而原州竟不果城李正已內不自安遣參佐入奏事上使觀文喜之為而歸正已益懼

門下侍郎同平章事崔祐甫卒

殺忠州刺史劉晏

荆南節度使庾準希揚炎指奏晏與朱泚書求營救辭多怨望炎謚成之上密遣中使縊殺之天下

堯之初安史之亂天下戶口什亡八九所在宿重
矣其費不貲皆取辦於晏晏有精力多機智吏通
有無曲盡其妙常以厚直募善走者置通相望規
報四方物價不數日皆達食貨輕重之權悉制在
掌握國家獲利而天下無甚貴甚賤之憂晏以為
辦集衆務在於得人故必擇通敏精悍廉勤之士
而用之其句檢簿書出納錢穀事雖至細必委之
士類吏惟書符牒不得輕出一言其屬官雖居數
千里外奉教令如在目前無敢欺給晏又以為戶
口滋多則賦稅自廣故其理財時常以養民為先諸

道各置知院官每旬月具雨雪豐殺之狀以告豐
則貴釋歡則賤釋或以較易雜貨供官用而於豐
處賣之知院官始見不稔之端先申至某月須如
干蠲免某月須如干救助及期晏不俟州縣申請
即奏行之不待其用弊流殫然後賑之也由是戶
口蕃息始為轉運使時天下見戶不過一百萬其
季年乃三百餘萬其初財賦歲入不過四百萬纔
季年乃千餘萬纔晏專用權監法充軍國之用時
自許鄭之西皆食河東池鹽度支主之沐蔡之東
皆食海鹽晏主之晏以為官多則民擾故但於出

監之鄉置官收監轉鬻於商人任其所之其夫監
鄉遠者轉官監於彼貯之或商絕監責則或價鬻
之謂之常平監官獲其利而民不之監其始江淮
監利不過四十萬濠季年乃六百餘萬緡由是國
用充足而民不困弊先其運開東穀入長安者以
河湍湍悍率一斛得八斗至者則為成勞受優賞
是以為江沐河渭水力不同各隨便宜造運船教
漕卒緣水置倉轉相受給自是每歲運穀或至百
餘萬斛無斗升沈覆者船十艘為一綱使軍將領
之十運無失校優勞官於揚子置塲造船艘緡下
緡或言用不及半請損之晏曰論大計者不可惜
小費凡事必為求久之慮今始置船塲執事者多
當先使之私用無害則官物堅完若遽與之屑屑
校計安能久行乎異日必有戚之者減半以下猶
可也過此則不能運矣後五十年有司果減其半
及咸通中有司計費而給之無復羨餘船益脆薄
漕運遂廢晏為人勤力事無闕劇必於一日之中
決之後來言財利者皆莫能及

賅辭邕為連山尉

大曆以前賦歛出以餉休給皆無

吏得專之重

以元王秉政貨賂公行天下不按賊吏者殆二十
年上以宣欽觀察使薛邕文雅舊臣徵為左丞邕
去宣州宜隱官物以巨萬計殿中侍御史員甯發
之狀連山耐於是州縣始畏朝典

詔目引朝集使二人訪遠人疾苦

二年成德節度使李寶臣卒子惟岳自稱留後

李寶臣欲以軍存傳其子惟岳以其年少聞勇孫
誅諸將之難制者數十人及卒惟岳匪喪詐為寶
臣表請天慶不許乃發喪自稱留後使將佐共素
求旌節又不許初寶臣與李正己田承嗣梁崇義

通鑑纂要卷三

大曆紀

十一

相結期以土地傳子孫故承嗣之死寶臣力為悅
請繼襲至是悅屢為惟岳請上亦不許或曰不與
必為亂上曰賊本無資以為亂皆藉我土地假我
位說以聚其衆耳曷因其所欲而命之多矣而亂
益茲是晉命不足以已亂而適足以長亂也竟不
許

初劉文喜死正己悅嘗不自安劉晏死正己等益
懼相謂曰我輩豈得與與晏比乎遂發兵萬人屯
曹州悅亦完聚與崇義惟岳相應河南士民驟然
驚駭詔以永平節度使李勉為都統備之

以楊炎盧杞同平章事

杞貌醜色如藍有口辯上悅之楊炎既殺劉晏朝野側目李正己累表請晏罪炎懼遺腹心分詣諸道密諭以晏昔常請立獨孤后上自殺之上聞而惡之由是有謀炎之志權杞為相不尊任炎炎素輕杞無學多詘疾不與會食杞亦恨之杞陰狡欲起勢立威小不附者必欲寘之死地引裴忠齡為集賢直學士親任之

范氏祖禹曰君子與小人莫不引其類故任一小

人而天下被其災害者數十年而未已也德宗相

通鑑纂要卷三十三

大唐紀

十三

杞而杞引延齡則其國政可知矣置相可不慎哉

加梁崇義同平章事

崇義雖與正己等連結兵勢寡弱禮數最恭或勸其入朝崇義曰來公有大功於國猶不免族誅吾歲久釁積何可往也時兩河諸鎮方猜阻上欲示恩信以安之加崇義同平章事賜以鐵券遣御史張著齋手詔徵之

田悅舉兵寇邢洛

田悅李正己李惟岳定計迺兵拒命悅欲阻山為境乃遣兵馬使已情將兵八千人圍邢州自將兵

數萬圍臨洛。邢州刺史李共臨洛將張伍堅壁拒守。

以韓滉為鎮海軍節度使。梁崇義拒命。詔淮寧節度使李希烈督諸道兵討之。

張著至襄陽。梁崇義不受詔。命希烈督諸道兵討之。楊炎諫曰。希烈狼戾無親。無功猶屈。彊不法。使平崇義。何以制之。上不聽。荆南牙將吳火誠以取崇義之策于希烈。希烈以為前鋒。

尚父太尉中書令汾陽忠武王郭子儀卒。

子儀為上將。擁彊兵。程元振魚朝恩讒謗百端。詔

通鑑纂要卷五十三

大唐紀

十三

書一紙微之。無不即日就道。由是讒謗不行。天下以其身為安危者。殆三十年。功蓋天下。而主不疑。位極人臣。而衆不疾。年八十五而終。其將佐為名臣者甚衆。

楊炎罷。以張鎰同平章事。

李希烈以久雨未進軍。上怪之。盧杞密言於上曰。希烈遷延。以揚炎故也。陛下何愛炎一日之名。而墮大功。不若暫免炎。相以悅之。事平復用。無傷也。上以為然。乃罷炎。

詔馬燧李抱真李晟討田悅。戰於臨洛。大破之。

田悅攻臨洛累月不拔城中食且盡李抱真告急於朝詔河東節度使馬燧及神策兵馬使李晟將兵討悅又詔朱滔討惟岳燧等軍未出險先遣使持書諭悅為好語悅謂燧畏之不設備燧等進軍至臨洛悅悉衆力戰大敗斬首萬餘級悅夜遁邢州圍亦解。

平盧節度使李正己卒子納自領軍務與李惟岳遣兵救田悅

田悅求救於納及惟岳皆遣兵救之悅收散卒得二萬餘人軍于洹水滔青軍其東成德軍其西首

通鑑纂要卷五十三

大唐紀

十四

尾相應馬燧帥諸軍進屯鄴詔河陽節度使李光弼將兵會之李納始奏請襲位上不許

李希烈與梁崇義戰大破之崇義死傳首京師以張孝忠為成德軍節度使

時朱滔將討李惟岳張孝忠將兵守易州滔遣判官蔡雄說孝忠舉易州以歸朝廷孝忠然之遣使奉表詣闕上悅以孝忠為成德節度使孝忠德滔深相結

加李希烈同平章事以李承為山南東道節度使初希烈請討梁崇義上亟稱其忠黜陟使李承自

淮西還言於上曰希烈必立微功但恐有功之後更煩朝廷用兵耳上不以為然希烈既得襄陽遂據之上乃思承言以為山南東道節度使欲以禁兵送之承請單騎赴鎮至襄陽希烈寘之外館迫脅萬方承不屈希烈乃大掠而去承治暮年軍府稍完

殺左僕射楊炎

初蕭嵩家廟臨曲江玄宗命徙之楊炎為相立廟復直其地炎惡京兆尹嚴郢盧杞欲陷炎引以為御史大夫先是炎有宅在東都賣以為官廨郢按之以為有美利杞召大理正田晉議法晉以為律當奪官杞怒貶晉更召他吏議以監主自盜當絞杞因言嵩廟地有王氣炎有異志故取以建廟遂貶崖州司馬遣中使護送縊殺之

胡氏寅曰炎則有罪矣乃聽盧杞自盜之誣異志之譖遣中使縊之則殺之不以其罪矣

徐州刺史李洧以州降

徐州刺史李洧正已之從父兄也舉州歸國遣巡官崔程奉表詣闕乞領徐海沂觀察使且曰今海沂皆為李納所有洧與其刺史王洩馬萬通有約

苟得朝廷詔書必能成功程先白張鑑盧杞怒不
從其請以洧為招諭使

三年馬燧等大破田悅等於洹水博洛州降

馬燧等屯于漳濱田悅禁月城以守長橋燧涉淺
而度與悅夾洹水而軍乃為三橋逾洹水日往挑
戰悅不出燧令諸軍夜半起食潛師趨魏州軍行
十里所悅聞之帥鵠青成德步騎四萬踰橋掩其
後乘風縱火鼓譟而進燧縱兵擊之悅軍大敗追
奔至三橋橋已焚赴水溺死不可勝紀斬首二萬
級悅收餘兵走魏州李納軍于濮陽為河南軍所

通鑑卷之二十二

大唐紀

六

逼奔還濮州徵兵於魏悅遣符璘將三百騎送之
璘與其副李瑤遂降於馬燧瑤父再春以博州降
田昂以洛州降悅入城旬餘燧等始至攻之不克
朱滔張孝忠與李惟岳戰大敗之趙州降成德兵馬
使王武俊殺惟岳傳首京師

李惟岳遣兵守東鹿朱滔張孝忠攻拔之掌書記
邵真說惟岳入朝田悅聞之怒使人讓惟岳惟岳
素怯不能守前計乃引邵真斬之發兵圍東鹿朱
滔張孝忠與戰惟岳大敗王武俊為左右所構惟
岳疑之東鹿之戰武俊念惟岳歸必殺已故戰不

甚力而敗。惟存將棄日。知以趙州歸國。惟岳益疑
武俊。使擊趙州。又使其子七真將兵常府中。武俊
既出。引兵還冀。惟岳土真納之。遂執惟岳殺之。傳
首京師。

以張孝忠為易定滄州節度使。王武俊為恒冀團練
使。康日知為深趙團練使。以德棣隸幽州。

時河北略定。惟魏州未下。李納勢日盛。朝廷謂天
下不日可平。以孝忠為易定滄州節度使。武俊日
知為恒冀深趙團練使。以德棣二州隸朱滔。令還
鎮。滔固請深州。不許。由是怨望。留屯深州。武俊自

通鑑卷之三

大唐紀

七

以不得為節度使。又失趙定。不悅。復有詔令武俊
以糧三千石給朱滔馬五百匹。給馬燧。武俊未肯
奉詔。田悅聞之。遣判官王侑。諭朱滔曰。今上志欲
掃清河朔。不使蕃鎮承襲。魏亡。則燕趙為之次矣。
若司徒矜魏。憐而救之。非徒得存亡繼絕之義。亦
子孫萬世之利也。滔大喜。即遣侑歸報。又遣王邕
說王武俊曰。大夫出萬死之計。誅逆首。康日知同
日論功。誰不憤邑。今又聞詔支糧馬。與璘並朝廷
之意。先欲貧弱軍府。俟平魏之日。使馬僕射朱司
徒共相滅耳。司徒不敢自保。使邕等效愚計。欲與

大夫共救田尚書。而以深州與大夫。三鎮連衛若
耳目手足之相救。則他日亦無患矣。武俊亦喜許
諾。相與刻日舉兵南向。

以李洎兼徐海沂觀察使

劉谷攻李納于濮州。克其外城。納於城上涕泣求
自新。李勉又遣人說之。納遣判官房說入見。會中
使宋鳳朝稱納勢窮。感不可捨。上乃囚說等。納遂
歸鄆州。復與田悅等合。朝廷始以洎兼徐海沂觀
察使。而海沂已為納所據。竟無所得。

朱滔王武俊反。發兵救田悅。寇趙州。詔李懷光討之。

通鑑纂要卷五十三

大曆紀

十六

上遣中使發盧。能恒冀。易定兵討田悅。王武俊執
使者送朱滔。滔言於衆。欲擊馬燧。皆不應。滔乃誅
大將數十人。厚撫循其士卒。康日知聞其謀。以告
馬燧。燧以聞上。以力未能制。賜滔爵通義郡王。冀
以安之。而滔反謀益甚。分兵營趙州。以逼康日知。
武俊亦遣士真。圍趙州。涿州刺史劉怦以書諫滔。
不聽。滔恐張孝忠為後患。遣蔡雄往說之。孝忠怒。
欲執送京師。雄懼逃歸。滔乃遣劉怦將兵屯要害。
以備之。孝忠完城。殲兵。獨居疆寇之間。莫能屈。滔
將去騎二萬五千。發深州。至束鹿。詰旦將行。士卒

忽大亂諠譟曰天十令司徒歸幽州乘何違救救
田悅滔大懼蔡雄等謂士卒曰司徒血戰以取深
州冀得其絲纊以寬汝曹賦率不意國家無信今
茲南行乃為汝曹非自為也衆曰雖知如此終不
如且奉詔歸鎮雄曰然則汝曹各歸部伍休息數
日相與歸鎮耳衆然後定滔即引軍還深州密訪
首謀者得二百餘人悉斬之餘衆股粟乃復舉兵
而南進取寧晉武俊將步騎萬五千取元氏遂與
滔收魏州詔朔方節度使李懷光將步騎萬五千
入東討悅且拒滔等

范氏相禹曰民之常性豈嚮為叛亂而沈其族哉
上失其道而民不知泝從故姦雄得詭而用之也

括富商錢

時兩河用兵月費百餘萬緡府庫不支數月太常
博士韋都寘陳京建議請括富商錢出萬緡若借
其餘以供軍上從之判度支杜佑大憲長安中商
賈所有貨意其不實輒加撈捕人不勝苦有縊死
者長安置然如叛寇盜計所獲纔八十餘萬緡又
括僦積質錢凡蓄積錢帛粟麥者皆借四分之一
封其櫃窖百姓為之罷市相率遮宰相馬自訴以

千萬數盧杞始慰諭之勢不可遏。疾驅得免。許并借商所得纜二百萬緡。人已竭矣。

范氏祖禹曰

人君用天下之力。取天下之財。征伐

不庭。以一海內所以保民也。而兵革既起。未嘗不自虐其民。暴斂之害。甚於寇盜。寇盜害民之命。而暴斂失民之心。害民命者。君得而治之。君失民心。則不可得而復收。此不可以不戒也。

召朱泚入朝。以張鑑兼鳳翔節度使。

朱滔遣人。以蠟書遺朱泚。欲與同反。馬燧獲之。并使者送長安。泚不之知。上驛召泚至。示之泚頗首

通鑑卷五十三

大曆紀

辛

請罪。上曰。相去千里。初不同謀。非卿之罪也。因留之長安。賜賚甚厚。以安其意。上以幽州兵在鳳翔。思得重臣代之。盧杞忌張鑑忠直。為上所重。欲出之。乃對曰。鳳翔將校皆高班。非宰相無以鎮撫。臣請自行。上俛首未言。杞遽曰。陛下必以臣貌寢。不為三軍所服。因惟陛下下神筭。上乃顧鑑曰。無以易卿。鑑知為杞所排。而無辭以免。因再拜受命。上初即位。崔祐甫為相。務崇寬大。當時以為有貞觀之風。及杞為相。知上性多忌。因以疑似離間羣臣。始勸上以嚴刻御下。中外失望。

以關播同平章事

盧杞知上必更立相恐其分已權薦播儒厚可鎮風俗遂以為相播政事皆決於杞播但欲衽無所可否上嘗從容與宰相論事播欲有所言杞目之而止出謂之曰以足下端慤少言故相引至此羣者柰何發口欲言邪播自是不復敢言

朱滔田悅王武俊李納皆自稱王

田悅德朱滔王武俊議奉滔為主滔不可議與鄆州為四國俱稱王而不改年號乃自稱冀王為盟主悅稱魏王武俊稱趙王納稱齊王築壇告天而

通鑑卷之三

大唐紀

廿

受之各置百官皆倣天朝而易其名

李希烈自稱天下都元帥

詔以李希烈兼平盧節度使討李納希烈帥所部徙鎮許州遣所親詣納與謀共襲汴州遣使告李勉假道之官勉為之治橋具饌以待之而嚴為之備希烈竟不至又密與朱滔等交通納亦數遣逆兵度汴迎希烈由是東南轉輸者皆自蔡水而上滔等與官軍相拒累月官軍有度支饋糧諸道益共帝幽趙孤軍深入專仰給於田悅聞李希烈軍勢盛頗相恚望乃相與謀遣使詣許州勸希烈稱

三

帝希烈由是自稱天下都元帥

四年李希烈陷汝州詔遣顏真卿宣慰之

李元平者薄有才藝性疎傲敢大言好論兵關播

奇之薦於上以為將相之器以汝州近許擢元平

為別駕知州事元平至即募工徙治城希烈陰使

壯士數百人往應募繼遣其將李克誠將數百騎

突至城下應募者應之於內縛元平馳去元平見

希烈恐懼便液污地希烈罵之曰旨宰相以汝當

我何相輕也遣別將取尉氏圍鄭州東都震駭初

盧杞惡太子太師顏真卿欲出之至是上問計於

道鑑纂要卷三

大唐紀

廿

杞杞對曰誠得儒雅重臣為陳禍福可不勞軍旅

而服顏真卿三朝舊臣忠直剛決名重海內人所

信服真其人也上遣真卿宣慰希烈詔下舉朝失

色真卿乘驛至許欲宣詔旨希烈使其養子千餘

環繞慢罵投刃疑之真卿色不變希烈麾衆令退

館而禮之欲遣還會李元平在座真卿責之元平

慙以容啓白希烈遂留不遣朱滔等各遣使請希

烈勸進希烈召真卿示之曰四王見推不謀而同

豈吾獨為朝廷所忌無所自容邪真卿曰此乃四

凶何謂四王相公不自保功業為唐忠臣乃與亂

臣賊子相從求與之同覆滅亦希烈不悅也日又與四使同宴四使曰都統將稱大號而太師適至是天以宰相賜都統也真卿叱之曰汝知有罵安祿山而死者顏杲卿乎乃吾兄也吾年八十知守節而死耳豈受汝曹誘脅乎希烈搥坎於庭云欲阮之真卿怡然見希烈曰死生已定何必多端亟以一劍相與豈不快公心事邪希烈乃謝之

范氏祖禹

曰關播薦李元平盧犯陷顏真卿宰相

之所好惡如此其事暴於天下非難見也而德宗不知惟其不好直而好佞所以蔽也

通鑑纂要卷五十三

大曆紀

三

詔東都汝州節度使哥舒曜討李希烈克汝州以白志貞為京城召募使

志貞請諸嘗為節度觀察都團練使者不問存沒並勒其子弟解奴馬自備資裝從軍授以五品官貧者苦之人心始搖

初行稅間架除陌錢法

時河東澤潞河陽朔方四軍屯魏縣裨策永平宣武淮南浙西荆南江泗沔鄂湖七南黔中劔南嶺南諸軍環準寧之境舊制諸道軍出境則仰給度支上優恤士卒每出境加給酒肉衣道糧仍給其家

一人兼二人之給。故將士利之。各出軍纔逾境而止。月費錢百三十餘萬。緡常賦不能供。判度支趙贊乃奏行二法。所謂稅間架者。每屋兩架為間。上屋稅錢二千。中稅千。下稅五百。敢匿一間杖六十。賞告者錢五十緡。所謂除陌錢者。公私給與及賣買。每緡官留五十錢。給他物及相貿易者。約錢為率。敢隱錢百者杖六十。罰錢二千。賞告者錢十緡。賞錢皆出坐者。於是愁怨之聲盈於遠近。

范氏祖禹曰。德宗不務養民而先用武。民愁矣。然激而成亂。此後王之深戒也。

李希烈寇襄城。詔發涇原等道兵救之。

初上在東宮。聞監察御史陸贄名。即位召為翰林學士。數問以得失。贄曰。克敵之要在乎將得其人。馭將之方在乎操得其柄。將非其人者。兵雖衆不足恃。操失其柄者。將雖材不為用。將不能使兵。國不能馭將。非止費財。詭寇之弊。亦有不戢自焚之災。又曰。人者。邦之本。財者。人之心。心傷則其本傷。本傷則枝幹顛。瘁矣。是以兵貴拙速。不尚巧遲。若不靖於本而務救於末。則救之所為。乃禍之所起也。又論關中形勢。以為王者蓄威以昭德。偏廢則

危石重以馭輕。例持則悖。今朔方太原之衆遠在
山東。神策六軍之兵繼出關外。倘有賊臣。啗寇黠
虜。覲邊未審。何以禦之。關輔之間。徵發已甚。宮苑
之內。備衛不全。萬一將帥之中。又如未濟。希烈竊
發。郊畿驚犯。城闕未審。復何以備之。臣願並還神
策六軍節將子弟。明勅涇隴。邠寧。更不徵發。仍罷
間架等稅。冀已輸者弭怨。見處者獲寧。則人心不
搖。而邦本固矣。上不能用。

范氏祖禹曰。贊論用兵之致亂。如著龜之先見。何
其智哉。天下之患。在於人莫敢言。而君不得知。苟

言之而不聽。則必亂而已矣。

神策宣武兵襲許州。敗於洹澗。

時李勉遣其將唐漢臣將兵萬人救襄城。上遣神
策將劉德信帥諸將家應募者三千人助之。勉奏
遣二將襲許州。未至數十里。上遣中使責其違詔。
二將狼狽而返。李克誠伏兵邀之於洹澗。殺傷太
半。

涇原兵過京師作亂。帝如奉天。朱泚反據長安。

上發涇原等道兵救襄城。十月。節度使姚令言將
兵五千至京。城軍士冒雨寒甚。多攜子弟而來。冀

得厚賜遺其家既至一無所賜發至淮水詔京北
尹王胡犒師。惟糲食菜餼。衆怒。踈而覆之。曰。吾輩
將死於敵。而食且不飽。安能以微命拒白刃耶。聞
瓊林大盈二庫金帛盈溢。不如相與取之。乃擐甲
張旗鼓。譟還趣京城。上遠命賜帛。人二匹。衆益怒。
射中使殺之。遂入城。百姓駭走。賊大呼告之曰。汝
曹勿恐。不奪汝商貨。餽質矣。不稅汝間架陌錢矣。
初。白志貞募禁兵。東征。死亡者皆不以聞。但受市
井富兒賂而補之。名在軍籍。受給賜。而身居市廛。
為販鬻段秀實。上言禁兵不精。其數全少。卒有患

難何以待之不聽。至是上召禁兵以禦賊。竟無一
人至者。乃與太子諸王公主自苑北門出。王貴妃
以傳國寶繫衣中。宦官竇文場。霍仙鳴帥宦官左
右。僅百人以從。後宮諸王公主不及從者十七八。
翰林學士姜公輔。以言曰。朱泚嘗為涇帥。發處
京師。心常快快。今亂兵若奉以為主。則難制矣。請
召使從行。上曰。無及矣。夜至咸陽。飯數七。而遇羣
臣。皆不知乘輿所之。盧杞。閔播。白志貞。王胡陸贊
等。追及於咸陽。賊登含元殿。譟噪爭入府庫。運金
帛。姚令言曰。今衆無主。不能待久。朱太尉閑居私

第請相與奉之衆許諾乃遣騎迎泚入宮居白華殿自知權知六軍百官出見泚或勸迎乘與泚不悅源休以使回統還賞薄怒朝廷入見泚為陳成敗引符命勸之借造上思桑道茂之言幸奉天金吾大將軍渾瑊繼至瑊素有威望衆心恃之稍安上徵近道兵入援有上言泚為亂兵所立且來攻城宜早脩守備盧杞切齒言曰朱泚忠貞率臣莫及奈何言其從亂傷大臣心臣請以百口保其不反上亦以為然又聞羣臣勸泚奉迎乃詔諸道援兵至者皆管於三十里外姜公輔諫曰今宿衛軍寡有備無患若泚奉迎何憚兵多上乃悉召援兵入城盧杞曰志貞請擇大臣入城宣慰金吾將軍吳澈獨請行退而告人曰食其祿而違其難何以為臣吾亦不知往必死但舉朝無蹈難之臣使聖情慙慙耳遂奉詔請泚泚殺之

司農卿段秀實謀誅朱泚不克死之

秀實與將軍劉海寬涇原將吏何明禮岐靈岳謀誅朱泚迎乘輿未發泚遣韓旻將銳兵三千聲言迎駕實饗奉天秀實謂靈岳曰事急矣使靈岳詐為姚令言符令爰且還竊其印未至秀實割用司

裴印印符遣之。旻得符而還。秀實謂同謀曰：旻還吾屬無類矣。我當直搏泚殺之，不克則死。終不能為之臣也。僕海賓明禮，陰結死士為應。旻至，泚令言大驚，震岳獨承其罪而死。泚召李忠臣、源休、姚令言及秀實等議稱帝事。秀實勃然起，奪休象笏，前唾泚而大罵曰：狂賊吾恨不斬汝萬段。豈從汝反邪？因以笏擊泚，中其額，踐血灑地。海賓不敢進而逸。忠臣曾助泚，泚得脫走。秀實知事不成，謂泚黨曰：我不同汝反，何不殺我衆爭前殺之。海賓捕得見殺。明禮從泚攻奉天，復謀殺泚，亦死。上聞秀

實之死，恨委用不至。泚久之，後贈太尉，謚忠烈。鳳翔將李楚琳殺節度使張鑑，降于朱泚。

鑑性儒緩，好脩飾，造幅不習軍事。聞上在奉天，欲迎大駕，具服用貲財獻于行在。楚琳嘗事朱泚，為泚所厚，行軍司馬齊映齊抗言於鑑曰：不去楚琳，必為亂首。鑑命楚琳出屯隴州。楚琳夜與其黨作亂，殺鑑。上始以奉天迫隘，欲幸鳳翔。戶部尚書蕭復曰：鳳翔將卒皆朱泚故部曲，其中必有與之同惡者。臣尚憂張鑑不能久，豈得以鑿與蹈不測之淵乎？上曰：試為留一日，明日聞亂乃止。映抗詣

奉天。以耿為御史中丞。抗為侍御史。楚琳自為節度使。降于朱泚。

朱泚僭號

此自稱天(泰)皇帝。改元應天。以姚令言、李忠臣為侍中。源休、同平章事。蔣鎮、樊系、張光晟等拜官。有差立。弟洎為皇太弟。休勸泚誅翦宗室。以絕人望。殺凡七十七人。泚尋改國號(漢)。

李希烈陷襄城

以馮河清為潁原節度使

右龍武將軍李觀將衛兵千餘人。從上於奉天。上

通鑑卷三十三

大唐紀

九

委之召募。數日得五千餘人。刻之通衢。旗鼓嚴整。城人為之增氣。姚令言之東出也。以馮河清為判官。姚况知州事。河清况聞上幸奉天。集將士大宴。激以忠義。發甲兵輸行在。城中得之士氣大振。詔以河清為節度使。况為司馬。

殺右僕射崔寧

上至奉天數日。崔寧始至。上喜甚。撫勞有加。寧退。謂所親曰。主上聰明英武。從善如流。但為盧杞所惑。以至於此。因潛然出涕。杞聞之。與王胡謀。陷之。會泚下詔。以寧為中書令。胡詐為寧遺泚書。獻之。

祀謫寧與泚結盟約為內應故獨後至上遣中使
縊殺之。中外皆稱其寃。

李懷光帥衆赴長安。

上遣中使告難於魏縣行營諸將相與慟哭。懷光
遂赴長安。馬燧李元引兵歸鎮。李抱真退屯臨洛
以蕭復劉從一姜公輔同平章事。

泚犯奉天。詔韓遊瓌渾瑊拒之。

泚自將馮奉天軍勢甚盛。邠寧留後韓遊瓌將兵
拒泚。遇於醴泉。遊瓌欲還。監軍翟文秀曰。我向奉
天。賊亦隨至。是引賊以迫天子也。不若留瑊於此。

通鑑纂要卷五十三

大曆紀

辛

賊必不敢越我。若不顧而過。則與奉天夾攻之。遊
瓌曰。賊疆我弱。若賊分軍以綴我。直趣奉天。奉天
兵亦弱。何夾攻之有。我今急趣奉天。所以衛天子
也。遂引兵還。泚亦隨至。渾瑊與遊瓌血戰竟日。賊
乃退。造攻具。毀佛寺以為梯衝。遊瓌曰。守材皆乾
薪。但具火以待之。上與陸贄語及亂。故深自克責。
贄曰。致今日之患。皆羣臣之罪也。上曰。此亦天命。
非由人事。贄退。上疏曰。陛下志一區宇。四征不庭。
兇渠稽誅。逆將繼亂。兵連禍結。行及三年。行者有
鋒刃之憂。居者有誅求之困。非常之虞。億兆同慮。

唯陛下穆然凝邃獨不得聞。至使克卒鼓行白晝
犯關陛下有股肱之臣。有耳目之任。有諫諍之列。
有備禦之司。見危不能竭其誠。臨難不能效其死。
所謂群臣之罪。豈徒言歟。臣又聞之。天所視聽皆
因於人。人事理而天命降亂者。未之有也。人事亂
而天命降康者。亦未之有也。自頃征討頗頻。刑網
猶密。物力竭耗。人心驚疑。上有朝列。下達蒸黎。日
夕族黨聚謀。咸憂必有變。故旋獨溼原叛卒。果如
衆庶所虞。京師之人。動逾億計。固非悉知筭術。皆
曉占書。則明致寇之由。未必盡關天命。臣聞理或
生亂。亂或資理。有以無難而失守。有以多難而興
邦。今生亂失守之事。則既往不可復追。夫其資理
興邦之業。在陛下克勵謹脩之而已。

田悅王武俊寇臨洛

初李抱真使參謀賈林詣王武俊說之歸國。武俊
使林還報抱真。陰相約結。至是田悅說武俊共擊
抱真。抱真復遣賈林說武俊。武俊乃辭悅比歸。先
是武俊召回統兵。回統達干將三千人至幽州。滔
因說之欲與俱取東都。林復說武俊。武俊遂竊與
抱真及馬燧相結約為兄弟。然猶外事滔。

以韋臯為奉義軍節度使

靈武鹽夏渭北諸將合兵入援遇賊潰歸

靈武留後杜希全及鹽夏刺史戴休顏皆常奉渭北節度李建徽合兵萬人入援將至奉天。上召將相議道所從出。渾瑊曰：「漠谷險狹，恐為賊所邀。不若自乾陵北過日分，賊勢虛杞曰：「漠谷路近，若為賊所邀，則城中出兵應援可也。」儻出乾陵，恐驚陵寢。瑊曰：「自泚圍城，日斬乾陵松柏，其驚多矣。今城中危急，諸道救兵未至，唯希全等來所繫，非輕。若得管據要地，則泚可破也。」杞曰：「陛下行師，豈比逆賊上乃從杞策。希全等果為賊所邀，死傷甚衆。四軍皆潰，退保邠州。泚攻益急，移帳於乾陵下視城中。」

通鑑卷三十三

八十一

三

范氏祖禹曰：人君聽言以事驗之，則羣臣忠邪賢不肖見矣。姜公輔、朱泚必反，蕭復言、鳳翔必亂，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泚而泚反，請遣大臣宣慰而吳淑落，又誤援軍。奉天益危，謀國平刺如此。其人可知矣。德宗雖以公輔與復為相，不旋踵而踈斥之。杞則至死而猶以為賢，自古臨禍難而不悟，鮮有如德宗者也。

賊上乃從范氏曰今果為賊所違死傷甚衆四
軍皆潰退保鄂州此攻益益移帳於乾陵下思城

杭州圖書館

范氏祖禹曰人君以事驗之則羣臣忠邪賢

不肖見矣姜公黷其矢洪必及蕭復言鳳翔必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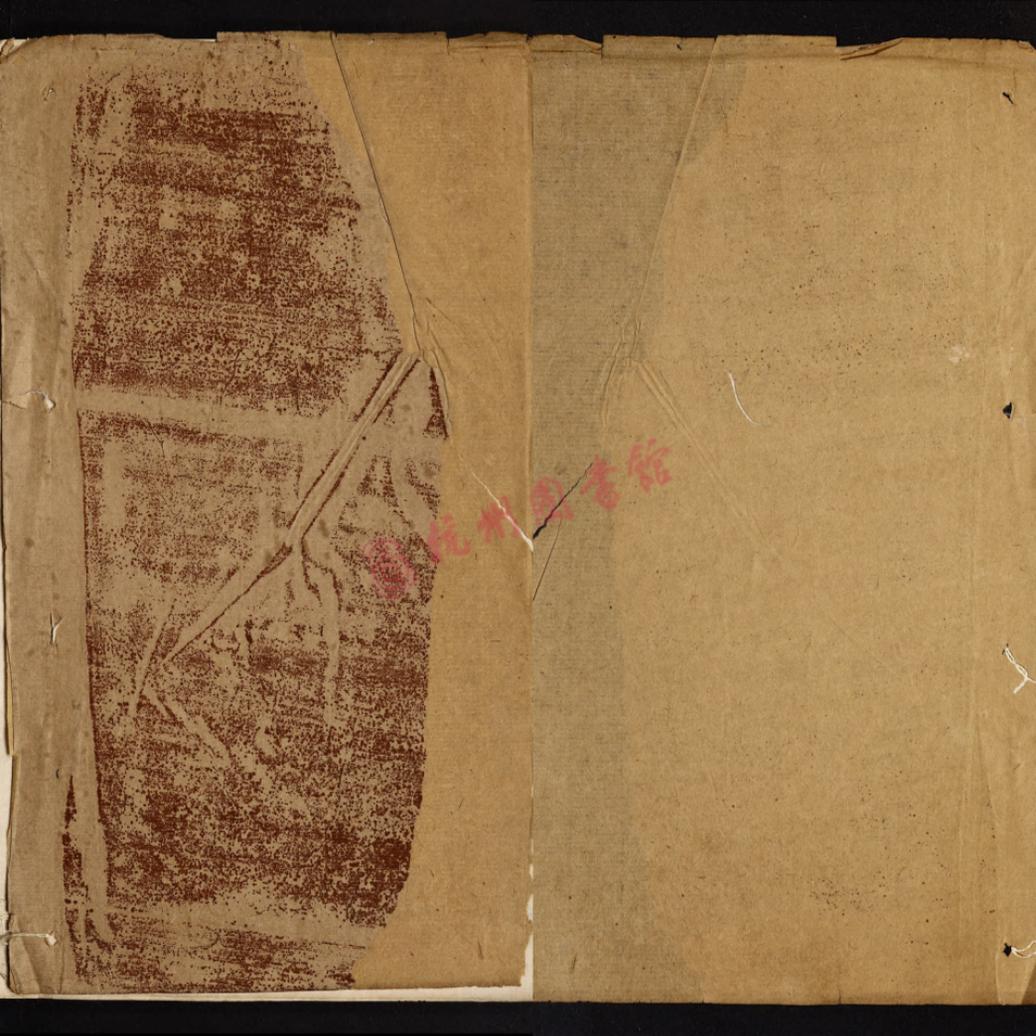
何其明也盧杞以百口保洪而洪又請遣大臣宣

慰而吳淑落又欲拔軍奉天益危蘇圓平刺安此

其人可知矣德宗雖以公輔與復為相不處踵而

疎斥之則至死而猶以為賢自古臨機難而不

悟鮮有如德宗者也



杭州圖書館